

本书荣获2019年德国新闻传播学会理论奖

传播与中国译丛——媒介道说系列——黄旦 孙玮 主编

哈贝马斯论媒介

〔德〕哈特穆特·韦斯勒 (Hartmut Wessler)

著

闫文捷

译

李红涛

校译

*Habermas and
the Media*

海外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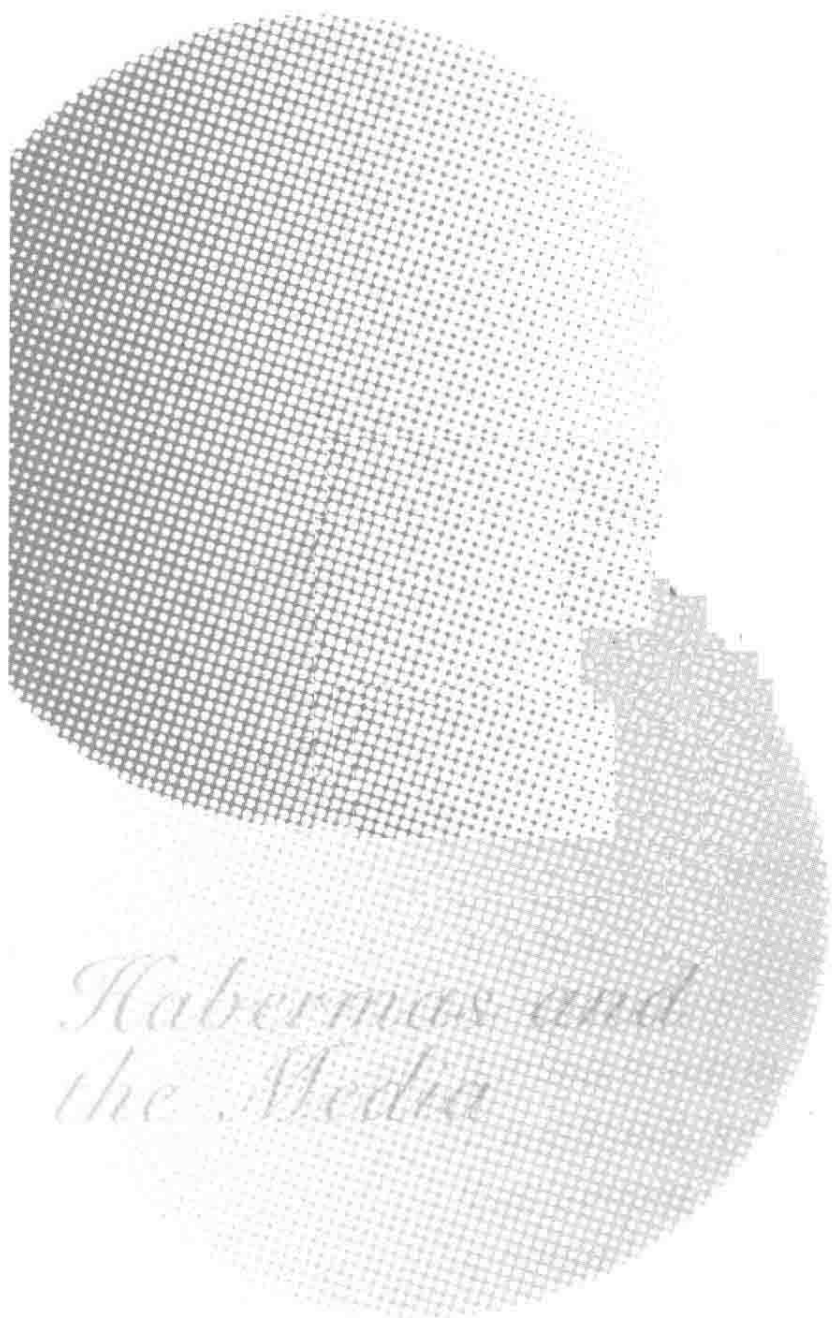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

传播与中国译丛——媒介道说系列——黄旦 孙玮 主编

哈贝马斯论媒介

〔德〕哈特穆特·韦斯勒 (Hartmut Wessler) 著 闫文捷 译 李红涛 校译



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哈贝马斯论媒介/(德)哈特穆特·韦斯勒(Hartmut Wessler)著;
闫文捷译.—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21.12
(传播与中国译丛.媒介道说系列)
ISBN 978-7-5657-3150-1

I. ①哈… II. ①哈… ②闫… III. ①传播媒介—研究 IV. G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2)第 011172 号

Copyright © Hartmut Wessler 2018

ISBN-13: 978-0-7456-5133-0

ISBN-13: 978-0-7456-5134-7(pb)

本书英文版于 2018 年由 Polity Press 出版。

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Polity Press 授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在全球销售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1-2021-6730

哈贝马斯论媒介

HABEIMASI LUN MEIJIE

主 编	黄 旦 孙 玮
著 者	[德]哈特穆特·韦斯勒(Hartmut Wessler)
译 者	闫文捷
校 译	李红涛
策划编辑	张毓强
特约策划	李唯梁
责任编辑	于水莲
特约编辑	井彩霞
封面设计	运平设计
责任印制	李志鹏

出版发行	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	邮 编	100024
电 话	86-10-65450528 65450532	传 真	65779405
网 址	http://cucp.cuc.edu.cn		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		
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7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2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	ISBN 978-7-5657-3150-1/G·3150	定 价	49.00 元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

本社法律顾问: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辨音闻道识媒介

黄旦

从一个故事说起。

以《闲情偶寄》立名于中国文学史的李渔，写有一部小说，名《十二楼》。内中有《夏宜楼》一卷，说的是一瞿姓相公，“亏得一件东西替他做了眼目”，“微光一隙仅如丝，能使瞳人生翅”，偷窥到居于夏宜楼的詹姓小姐之美貌，心生莫名爱意。于是他灵机一动，将远望高探而得的楼内女方动静，借助媒人之口，一一说与詹小姐听，以示天生有缘，唬得这位小姐毛骨悚然。门禁之内的夏宜楼，男女有别，旁人不能随便进出，其动静连自家人都未必尽知，偏一个外人竟一清二楚。詹小姐百思不得其解，疑非得神助不能，遂“把个肉身男子”当成了“蜕骨神仙”。“这等看起来，竟是个真仙无疑了！丢了仙人不嫁，还嫁谁来！”詹小姐也不是没有担心，“神仙”

是否有“真形实相”，“不要等我许亲之后他又飞上天去，叫人没处寻他”。到了新婚夜，詹小姐初近新郎，战战兢兢，“还是一团畏敬之意，说他是个神仙，不敢十分褻狎”，至半夜却发现其“欲心太重，道气全无”，根本就是凡夫俗子一个。她狐疑中追究缘由，“件件查问到底”，才知此桩美事功德，全得力于一个“法宝”——千里镜。瞿相公偶尔从市场购得此物，在高山寺租得一间僧房，遍扫各处房屋。之前种种，正是这双“千里眼”居高临下之功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知道真相后的詹家小姐，惊诧之余，并未显上当受骗之恼怒，反正色道：“这些情节虽是人谋，也原有几分天意，不要十分说假了。”第二天恭恭敬敬就把这件“法宝”供在了夏宜楼，作了家堂香火，夫妻二人不时礼拜。

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媒介道说的故事。

媒介，是英文 media 的汉语译词。英文的 media，源自拉丁文 medium，意指中间。medium 一词大致有三种意涵：第一，比较古旧且运用普遍的意涵，指的是“中介机构”或“中间物”。这个意涵源于一个特别的物理或哲学的观念：一种感官（或一种思想）要去体验（或表现）必须有一个中间物。第二，着重落在技术层面，例如将声音、视觉、印刷视为不同媒介。第三，专指资本主义。在这层意涵里，报纸或广播事业被视为另外事物（如广告）的一

个媒介。^① 也有学者为此勾勒出一条变化的线索：古典拉丁文 *medium* 指的是某种中间的实体或状态，但在古典之后的拉丁文以及十二世纪之后的不列颠资料中，媒介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。一方面，媒介可以视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，它使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，或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相互关联。另一方面，从现代意义上来看，媒介是一类特殊资源。直到 1960 年，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，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，并因此受到特定学术领域的关注和研究。^② 中国的古汉语，只有“媒”字，并无“媒介”一词。按《说文解字》中的解释，“媒即谋也，谋合二姓者也”。“谋合二姓”，不仅“媒”（谋）的位置居间，而且是介入——撮合二姓的第三者。由此可见，*media* 或“媒”，其本义及其谱系，主要意为居中（中介机构或中间物）位置及交接转化（从事某事的方式），重点是中介行为。^③ 按我的说法，媒介是有“媒”有“介”，是连接、触发与转变的不断运作，是媒—介的互动和呼应。通俗地讲，就是一场“交易”^④。故凡是媒介，必是从关系着眼，否则就是技术或物件。媒介学就是研究

① 威廉斯.关键词：文化与社会的词汇[M].刘建基，译.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5：299-300.

② 延森.媒介融合：网络传播、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[M].刘君，译.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2：59-60.

③ 德布雷.媒介学引论[M].刘文玲，译.北京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，2014：10.

④ 德布雷.媒介学引论[M].刘文玲，译.北京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，2014：76.

关系方面的东西而不是物体。^①之所以习惯于将某种技术和机构(比如报纸)命名为媒介,在于预先已设定其能“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”。

夏宜楼“有绿槐遮蔽,垂柳相遭,自清早以至黄昏,不漏一丝日色”,如此幽密荫深之所,却被“微光一隙仅如丝”的千里镜穿破,从而引出这一实体空间,与高山寺的瞿生照面。高山寓意宽广、挺拔和敞亮,乃“夏”之意象;夏宜楼,则是三面环水柔软清凉,为避暑之胜,故有“宜”之谓。一阳一阴,偏因“千里镜”相遇而碰撞交汇融合,孕育出新的关系和生活。千里姻缘一镜牵,夏“宜”楼化成了宜“夏”楼。千里镜就是千里“媒”!“传媒与工具和机器不同,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,而技术的传媒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,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经验和实践的方式,而没有这个装置,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。”^②千里镜是如此,贵州的中国“天眼”——FAST望远镜也是如此,无人不知的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,均因此而成其为“媒介”。

媒介以它特有的方式解蔽现实并将之带到我们面前,这是一种中介了的现实。“想独上高楼读一遍《罗马

① 德布雷.媒介学引论[M].刘文玲,译.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14:73.

② 克莱默尔.传媒、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?[M]//克莱默尔.传媒、计算机、实在性——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.孙和平,译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8:7-8.

衰亡史》，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”（卞之琳，《距离的组织》），从而导致场景重新组合和分化交叉，引入一种并不依赖于固定地点的新场景，新的角色行为模式就在新的社会场景中诞生。^① 媒介抵达之处，既是世界所在之“界”，同时也是“新世界”敞开之时。“计算机界所说的实时、媒体界所说的‘现场’等效应都深刻地——同时也可能在根本上——改变了事件化的原义，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”^②，由此也就改变了人的存在。人体在感知比率变化中既延伸又自我截除，在一伸一缩中调适与外界的关系尺度。^③ “媒介就是认识论”，“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”^④。所谓“媒介环境”，所谓“媒介环境学”，或者梅罗维茨认定的“新场景”，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的。这是超越了自然、社会和人，同时又使之重新联结并组合的第三种环境。^⑤ 夏宜楼的故事，已经让我们充分领略到这一点。自从“千里镜”登堂入室，它的内外格局和关系结构就已千疮百孔，不再是原

① 梅罗维茨.消失的地域:电子媒介对媒介行为的影响[M].肖志军,译.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2.

② 斯蒂格勒.技术与时间:爱比米修斯的过失[M].裴程,译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2:18.

③ 麦克卢汉.理解媒介——论人的延伸[M].何道宽,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0.

④ 波兹曼.娱乐至死[M].章艳,译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:30.

⑤ 斯蒂格勒.技术与时间:爱比米修斯的过失[M].裴程,译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2:90.

来的夏宜楼,哪怕看上去景色依旧。新婚之夜的詹小姐,面对瞿生的全盘托出,不能不信又不愿完全接受。所谓的“不要十分说假了”,实则是不能十分说假罢了。幻想的破灭,也就是现实的毁灭。顺着既有真真假假(真实与虚拟)的逻辑,是唯一的出路。这正说明夏宜楼回不到从前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。“千里镜”被奉为“法宝”,“作了家堂香火”,活生生地演绎了“媒介道说”中的“道成肉身”。此后的夏宜楼不能不在“法宝”的不时礼拜中存在,并讲述其以往和未来。或许在库尔德利看来,这不过是人通过媒介做什么或是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,^①然而,人的此种“做”必是与媒介的设定及其刺激、推动断不开的。“通过媒介做什么”和“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”,首要的必是与“什么媒介”有关。看报纸和看电视就不是一回事,否则戴扬和卡茨也就用不着专拿电视来演说“媒介事件”^②。媒介“并不简单地传递信息,它发展了一种作用力,这种作用力决定了我们的思维、感知、经验、记忆和交往的模式”^③。

① 库尔德利.媒介、社会与世界[M].何道宽,译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4:41.

② 戴扬,卡茨.媒介事件[M].麻争旗,译.北京: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,2000.

③ 克莱默尔.传媒、计算机和实在性之间有何关系?[M]//克莱默尔.传媒、计算机、实在性——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.孙和平,译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8:5.

“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”^①，这“魔力”是媒介作为一种“装置将诸要素聚集在一起的某种生成”，是诸要素“安排、组织、装配在一起的”创生过程。^② 媒介不仅仅是“处于中间位置的”，它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。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，超越所有的企图。^③ 瞿生的隔空远扫，媒人的巧舌如簧，口信和诗文的情意脉脉，詹小姐的懵懂好奇，夏宜楼的特定空间，詹父的势利专横，詹家在朝为官的儿子，其他的求婚者等，一千人事全因“千里镜”的介入而现形，环连成网，各自激发，“每一种元素都有助于界定其他元素，每一种元素都为信息在系统中流动做出贡献”^④，构成了特殊的传播事件——这段奇异婚姻重构了夏宜楼。“生成”不是融合、不是共存，而是一种转化，各自在媒—介中成其所是，形成一种全新的生态。媒介也在这种“活生生的力量漩涡”^⑤中，敞开和绽放自身。李渔的“夏宜楼”其实就是“千里镜”化的世界。试想，若不是“千里镜”而是电话（据研究，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电话使用的增加，由于

① 麦克卢汉.理解媒介——论人的延伸[M].何道宽,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0:42.

② 德勒兹.关键概念:第2版[M].田延,译.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8:91.

③ 德布雷.媒介学引论[M].刘文玲,译.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14:125.

④ 海勒.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:文学、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[M].刘宇清,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7:34.

⑤ 麦克卢汉.麦克卢汉序言[M]//伊尼斯.帝国与传播.何道宽,译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3.

交流和声音接触的便利,的确促进了情爱事情的发生^①),其所引发的“魔力”就不同,至少天上掉不下这位瞿哥哥。夏宜楼的整个故事过程、所有关系及其情节戏码都得推倒重来。所以,媒介——就是媒一介的召唤和应答——就是媒介道说:“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,”“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。”媒介“就是在如此这般允诺着的道说中显示自身本质”^②。本译丛定名为“媒介道说”,就是得自如是启示。

《约翰福音》的“太初有道”,亦可称“太初有言”。故“道”即“道说”(logos),又译为“逻各斯”,在西方文化思想中有着重要影响。称“logos”为“道说”,就为表明前者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自身的内在力量与功能。^③ 据研究者所说的,“logos”——道说,与老子的“道”类似,是话语,也是道理之理或道本身,^④由此与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有了几分亲近。海德格尔把“道说”视为语言本质,是语言的语言。“道说”是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,使人通达语言之大道。“道说”即语言本质显身,人们是“在说话(作为顺从语言的听)中”,“跟随被听的道说来道说”的,所以

① MARVIN C.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[M]. NY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8.

② 海德格尔.在通向语言的途中[M].孙周兴,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: 190,255.

③ 芮欣.道说:从逻各斯到倾空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:11.

④ 陈嘉映.海德格尔哲学概论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5:298.

是“语言说话”^①。

如果把海德格尔的“道说”与人的存在关系之特殊意义(语言是存在之区域,存在之圣殿,存在之家,^②所以技术就成为“座架”)暂且放在一边,仅从他开启语言“本源”或“本质”的“道说”之思,或者以“道说”作为“道理之理”,即“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自身的内在力量与功能”之意,译丛名为“媒介道说”,就是想破解传播学中将媒介仅仅视为器具、工具的固有思维。“器具是被有用性和需用性规定了的,所以,器具就把它由之据以形成的质料纳入了自己的有用性中”^③,最终留下的是用处、是效应,媒介却消失不见。由此我们希望读者从一个新的、立足媒介自身内在力量的——海德格尔所提示的“一件东西从何而来,它通过什么成为一件东西,这件东西是什么,它如何是”^④这一存在“本源”即“道说”的角度出发,来阅读这套译丛。有新视角,才会发现新亮光。读书如此,研究亦如此。

“媒介道说”并不主张什么媒介中心主义,也不赞成把人视为中心,此二者本就同根孪生一体两面彼此强化,

① 海德格尔.在通向语言的途中[M].孙周兴,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5:239,254.

② 海德格尔.诗人何为?[M]//孙周兴.海德格尔存在哲学.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4:152-216.

③ 海德格尔.艺术作品的本源[M]//熊伟.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7:428.

④ 海德格尔.艺术作品的本源[M]//熊伟.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7:402.

尽管看上去像是针尖对麦芒。此种非此即彼,注定听不到媒介道说之“大音”。如果一定说有中心,“媒介道说”的中心就是人与媒介的共存以及相互介入和运作这一根本,并由此切近媒介并道说媒介。基特勒将人类传播媒介历史切割为两段:文字媒介阶段和技术媒介阶段。前者以语言编码为基础,后者则完全按照现代数学编码公式而运作。^①目今所谓的“后人类”,所谓的“虚拟真实”,不正源自数字编码媒介的变迁吗?媒介关乎人的习性、生活方式和自我构成,并与人共时并进。“不同的文明依赖的传播媒介各有不同。”^②媒介造就人,一代媒介自成一代人。英尼斯的《传播的偏向》、波斯特的《信息方式》、卡斯特的《网络社会的崛起》等,都已经从不同层面为我们做了见证。据调查,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影响了目前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看法,有人曾在问卷中直截了当地回答:“现实并不是我最好的窗口。”^③以此看,美国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库利是颇有见地的。他认为,人类的本性来自两条生命传递线:一是生物种性;一是语言、交流和教育。只可惜他始终抱定这是两条“明显分开的河道”,也就找不到其交汇之处,最终落在了生物有机体对社会

① 基特勒.传播媒介史绪论[J].文化研究,2013(13):235-254.

② 伊尼斯.帝国与传播[M].何道宽,译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3:8.

③ 海勒.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:文学、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[M].刘宇清,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7:36.

的适应上^①也是不得不然。

既属“人类本性”，人与媒介的相接相嵌就非后天强加，而是与生俱来。人，按照盖伦的说法，天生就不是自足的生物，只能依赖于预先构成的自然条件。因此，技术成为人类自身本质的最重要的部分，正像人本身一样形成了一种人造的性质。^②用斯蒂格勒的表述，人因“原始性的缺陷”，故必以技术的弥补而诞生和存在：技术就是人的代具。代具并非人体的简单延伸，它构成“人类”的身体；代具也不是人的一种“手段”或“方法”，而是人的目的。人是以技术的“外移的过程”，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的。人与物（工具）的共时共生，标志着在有机体和它的环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，一种新的物质类型：即一种有机体（有机化的个人）同环境（一般意义上的、有机的和无机的物质）的关系，是由一种有机化而又无机的物质为中介来实现的，而且二者互为激发：当“什么”在被“谁”发明的同时，也发明了“谁”^③。这同样是唐·伊德所坚持的。他以为，人从伊甸园下到尘世，就是和技术相伴相行。“对于人类来说，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

① 库利.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[M].包凡一,王源,译.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:5.

② 盖伦.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: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[M].何兆武,何冰,译.上海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,2008:4.

③ 斯蒂格勒.技术与时间:爱比米修斯的过失[M].裴程,译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2:19,126,166,20,193.

一种抽象的可能性”，除非被圈在一个“孤立的、被保护的
和牢固的乐园”里。“文化—技术的生活形式”，也就因此
“限定了所有经验性的人类社会”^①。

这样的视野，就是我们透视媒介和人之间关系的基础。依斯蒂格勒的“技术史同时也就是人类史”^②的说法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说，媒介史同时也是人类史，“媒介学的起源应该是人类学”^③。勒鲁瓦·古兰说：“人类群体在自然中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生命肌体……它通过一层物体（工具、器械）的中介来适应自己的环境。人类用斧头砍伐，用箭、刀、锅、匙来取食肉类。人类就在这样一种中间层之中取食、自我保护、休息和行动。”^④中间层即媒介。仿照卡西尔的说法，这就是由“劳作”（work）划出和规定的“人性圆圈”^⑤。媒介道说就是顺着这样的通达让我们来倾听的。

“媒介道说”译丛，集中展现了不同学科各位名家大师的媒介论述和思想。首先，多学科的思想源流和横岭侧峰的不同入角，大大越出了原有传播学中媒介理论之

① 伊德.技术与生活世界[M].韩连庆,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:14,20.

② 斯蒂格勒.技术与时间:爱比米修斯的过失[M].裴程,译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2:147.

③ 德布雷.媒介学引论[M].刘文玲,译.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14:15.

④ 斯蒂格勒.技术与时间:爱比米修斯的过失[M].裴程,译.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2:164.

⑤ 卡西尔.人论[M].甘阳,译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1985:87.

一脉,将会为我们重新理解媒介,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数字移动背景下审视媒介,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。这是我们主持出版本套丛书的初衷之一。其次,几年前我们就提出,应将“媒介”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入射角,这不仅是为了纠正传播研究重内容、重效果而忽视媒介的偏向,更重要的是,我们认为从“媒介”入手最能抓住传播研究的根本,显示其独有的光彩。近些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也证明了这一点,并已经初步形成了特色,得到全国同道的关注和呼应。其结果是大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于传播的理解,开辟了新的研究议题,重组了研究的领域,使传播研究的面貌和气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。因此,选择这样一套译丛,既是我们研究设想使然,同时也希望借此为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添柴加火。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即译丛的多学科特色,恰恰表明了“媒介”的极端重要性,它关涉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(当今数字技术的运用和影响就说明了一切),因而也是所有学科关注的焦点。因此,这套译丛可以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媒介,它将伸入各个学科,汇聚八方来客,共同思考,共同道说,“嘈嘈切切错杂弹”,携手创建中国传播研究的新蓝图。

自然,收入本套译丛的每本书,都是研究者对某一位学术名家媒介论说的梳理,属于“道说之道说”。这些“道说”及“道说”者拥有不同的学科知识背景,其切入角度不同,问题指向不一,论述逻辑各异,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

和媒介经验,就其内容而言,可以起到方便接引的作用,作为研究的初步向导,激发读者深入探索的兴趣。它既不能代替原著的阅读,更不是模仿照搬,“泥洋不化”,好比夏宜楼里的“千里镜”,作了个现成供奉的“宝物”。相反,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媒介实践、传播经验和现实问题,从“媒介道说”中批判性地吸取养料,大胆想象,深耕细作,不懈努力,形成并发出中国学者之“媒介道说”,并由此与世界对话。这,是我们的期待,也是每一位媒介学者应有的担当。

“哲学最终可能只不过是媒介理论而已”^①,对这个大胆的预测,我没有能力评判。不过由此倒让我想起海德格尔喜欢征用的两句诗:“词语破碎处,无物可存在。”现就将之稍作改动,以鸚鵡学舌结束这篇不算短的文字:

媒介破碎处,无物可存在。

媒介道说。

^① 哈曼.铃与哨:更思辨的实在论[M].黄芙蓉,译.重庆: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8:219.